

【我读我思】

说真话,你还有多少勇气

□鞠同心(公司职员)

小时候,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能“指鹿为马”,也不明白《皇帝的新衣》为什么是由一个小孩子看穿的。长大了,才慢慢懂得,说真话很多时候特别需要勇气,至少需要一定的技巧。

进入职场,碰壁多了,历练久了,才亲身体会到,汇报不能单单从专业和客观的角度去说,否则,有时会“领导很生气,后果很严重”。于是,也就慢慢改变自己,尽量顺着领导说,拣好听的说。

步入中年,上有老下有,包括天天相守的老婆大人,“顺着说,拣好听的说”这一原则不仅颠扑不破,而且好处无限。比如肉麻地夸老婆年轻,会立马得到好吃好喝的优待;对明明已重病的长辈们违心地说长命百岁,也总会赢得更多笑声。

直至看到黄万里,才蓦然发觉,自己庸俗已久,市侩渐深。

对毛泽东说不,对苏联

专家说不,对国内众口一词的同行说不,黄万里将国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马三门峡的讨论会变成了“一个人的战场”。以所学和实践,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,驳斥“圣人出,黄河清”等荒唐论调,更是掷地有声地说:“你们说‘圣人出,黄河清’,我说黄河不能清。黄河清,不是功,而是罪!”

事实证明黄万里是对的。可当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,“昧着良心说瞎话”的人多了去了,就连钱学森面对毛泽东“亩产万斤”的询问,也是肯定作答,并从理论层面给出“严谨论证”。而“圣人出,黄河清”这句迎合毛泽东的话,更是以其极富含金量的拍马内涵、通俗直白的煽情效果,一呼百应。相比之下,黄万里不仅保持了科学家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,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了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浩然气节,让人肃然起敬。

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

《长河孤旅: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》,记载的也无非是黄万里的日记,往来书信,相关文件、当年的杂志报纸等部分档案,以及作者对黄万里一些生前好友、同事和学生的走访等材料,但,恰恰是这些“原生态”,给人一个真实的黄万里,展现了一个科学家、尊重科学、尊重客观的人格魅力。

沉下心来换位思考,如果我是黄万里,我做不到。毕竟,那时的毛泽东威望已与天高,苏联老大哥的话语权也是一言九鼎,可黄万里偏偏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,真实演绎了一幕亚里士多德中国版的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。

当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“右派”时,他凛然无悔:“伽利略被投进监狱,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。”当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,毛泽东主动退一步,对黄炎培说出“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,写得很好

好,我很爱看”,很多人都为他即将摘掉右派帽子而欣喜时,黄万里再一次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坚持,并愤然追责那时不说真话的众多科学家们,质问:“国家养仕多年,这是为什么?”精彩激烈程度胜过大片,直看得人热血沸腾,油然而升起对敢说真话、坚持科学、坚守良知等可贵操守的深深敬仰。

突然想起那句“忠厚传家远”,小时几乎家家户户的对联都贴这句话,或大门前,或堂屋门前。不论贫贱富贵,不论渔樵耕读,哪怕是大学不识一个的父母,都将忠厚二字放在第一位。说真话是忠厚的基本,教育孩子“说真话”也是共同的家训,因“说瞎话”而领教父母的惩罚,让很多农村小孩子终生难忘。

买来这本书,已看了很多遍,可每每重温,依然“醍醐灌顶”,依然为之一振,依然扪心自问,继而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。



【绿灯奶奶评读札记之十一】

中华少年多奇志

□马瑞芳

少年是含苞待放的花蕾,少年是刚跳出地平线的太阳。他们今日是莘莘学子,明天是国家栋梁。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对中国少年寄予厚望:“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。”从“2014我的一本课外书”参赛选手身上,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少年的精神缩影。

柯星宇希望长大后管全国交通,评委笑称“柯部长”。“柯部长”欲总揽海陆空,搞“大交通思维”,先解决首都雾霾和拥堵,设想为公交车设立“专用免费时间段”,设想发展环保能源汽车甚至核动力汽车。十一岁孩子讲得有理有趣,立志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难题。

被誉称“国学哥”的邵天泽,从讲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到讲校园小说,游走于“规则与自由”之间,他认为男生贾里是个“不循规蹈矩的规矩人”,立志用规矩锐石磨砺自己,做个有道德的人,在更大范围弘扬国学。李潘认为,邵天泽能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、不同的知识积累出发,对文本进行不同分析,值得欣赏。《男生贾里》这本畅销小说,评论家从多种角度写过文章,一个中学生能站在国学角度剖析小说主人公,我真希望小说作者和当代评论家能听听孩子的意见。

小帅哥徐风清扬仍以科技达人面目出现。他推荐《可怕的科学》中的《能量怪物》,当他徐徐道来:冰为什么能点着火?……郦波甩出个差点儿让我乐喷的难题:“起鸡皮疙瘩是不是可以保暖?”风清扬被问住了。郦波稍加点拨,风清扬立即明白:“身体中很多能量是从头部散发,如果把头发竖起来,它可能就增加了能量。”好个聪明孩子,将来搞科学研究肯定能举一反三、攻关夺隘!

是否男孩和女孩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?三个男孩不约而同推荐现实或科学类书,三个女孩殊途同归介绍科幻小说,妙趣纷呈。

九岁谢欣儒的思绪在中外神奇小说中飘飞,初赛讲聊斋,半决赛讲《哈利·波特》,说到骑着扫帚满天的哈利·波特,她总结: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战无不胜的魔法,那就是爱。小欣儒想带着哈利·波特和赫敏好好看看故宫,天安门,还想和他们合作,用魔杖魔法把世界上的邪教消灭掉。好一个人小志气大!

张迅讲《不老泉》,小女孩温妮知道有口泉水的水喝了能长生不老,杰西让她喝,她却选择经历生和死。绿灯奶奶问张迅:“不老泉的水喝了可以不死,温妮为什么不喝?”张迅机智地回答:“你长生不老了,生就没意义了。像路边的石头一样,无助地看着生命转轮慢慢转动。”郦波问:“《不老泉》感动世人最深刻的道理是什么?”张迅回答: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能享受生命轮回是上帝的赐福。正因为我们不能长生不老,所以才珍惜现在,把握好现在,用有限的生命谱写精彩篇章。”当回答李潘关于《死过一次活的猫》的难题时,小迅说:“它只要一次活得有价值,就不在乎活了多少次。”李潘认为:关于生和死、关于人生价值、关于爱,全是宏大主题,对十一岁小孩来说确实有一定难度。而张迅对《不老泉》的分享却比较准确。李潘说得对,一个小学生居然能辩证看待生死,不能不说是“人小鬼大”!

宋儒妍讲《记忆传授人》,居住在神奇世外桃源的乔纳斯拒绝做掌握他人命运的“记忆传授人”,选择逃亡。评委对最小的选手轮番诘难。李潘问:“有人管饭、管教育、管工作、管养老,不是很好吗?”妍妍回答:“没有自己的选择权,看不到五彩斑斓的世界,生活就没有了情趣,也没了感觉。”绿灯奶奶问:“感觉很重要吗?”妍妍回答:“如果没有感觉,我们就不是有生命的人,是机器人,会变成社区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。”郦波问:“古代先贤想的乌托邦既有物质上的满足,不用担心吃穿住行,不会挨冻受饿,同时又互相友爱非常快乐,没有等级差别,没有贫富差别,不好吗?”妍妍回答:“所有人平等是不可能的。有人不努力就跟其他人平等,对于努力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!”八岁娃娃唇舌剑,对答如流,居然还总结出“自我与规则是相对的”的人生哲理,再次让评委称赞不已。

无巧不成书,进入决赛的六名选手恰好男女各半,孩子们会再祭出什么法宝?我们期待下一场决赛。

【学者书单】

本期登场:散木(浙江大学教授)



新学期开始,特别是刚刚入学的学子,肯定人人都满怀憧憬和期待,准备在人生的新起点上大干一场。其中也肯定准备在新学校偌大的图书馆里“博览群书”一番,或者在“网购”和“新媒体”的时代,计划经常关注着“当当”、“亚马逊”、“博库”乃至“豆瓣”等等,时不时地“下单”以建构自己人生历程中的精神巢穴。换言之,为自己以及将来的家庭营造“藏书”的“空间”,以丰富人生和提前实行“家教”。在各个高校中,此时寻常的一道风景,也就是由教授们向学子们出示“读书书目”,以便使学子们了然“行情”,照此“按图索骥”,抄近路洞悉知识的宇宙。不过,这却让人想起了过去的“青年必读书”引起的风波,如今社会已呈“多元”态势,想必书籍以及读书也是“多元”化了,那么,应该让莘莘学子读些什么书呢?

其实,读书一定要读“经典”是最不错的。“经典”都经过了岁月考验。建议大家可以看到《中国家庭理想藏书100本》,这是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的,是“百种中国家庭藏书书目公益推荐活动”的成果的集成,其中收录了众多学术名家、知名作家和资深媒体人推荐的120种重点图书和500种延伸阅读图书的书目,其内容涵盖了文学、人文社会科学、科学和家庭生活诸方面,成为大学生以及广大读者营造个体以及家庭藏书的蓝本或重要参考,大家可以从其中挑选一些自己不曾读过的,寻求阅读。至于已经读过的,也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,有选择地重新阅读一下,这样想必也会在不同的人生感受下有新的领悟和心得。此外,由林贤治先生编选的《人文经典》读本(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)也值



得阅读和收藏,它以“立人为本”和“人是万物的尺度,也是精神的尺度”为宗旨,所收篇目分成《自由诗篇:从弥尔顿到米沃什》、《历史镜像:20世纪目击记》、《广场钟声:演说与宣言》、《思想踪迹:观察者、发现者和批判者》、《社会小说》、《文化随笔:精神游牧者的世界》六本。

另外,特别想推荐的,是台湾山东籍作家王鼎钧先生的“回忆录四部曲”——《昨天的云》、《怒目少年》、《关山夺路》、《文学江湖》,这套书其中的几部不仅此前获得了台湾《联合报》“读书人2005年最佳书奖”、《中国时报》2009年“开卷十大好书”之一、第三届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等,也于今年在大陆获得了“在场主义散文大奖”,获奖虽然不稀奇,不过这套书确实是“物有所值”。它融汇了作者的人生经历,并且置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,显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和生死流转,其中作者对家乡风土人情、历史掌故等,均信手拈来,同时又将历史大变迁时代的个体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,以小见大,在朴素无华中显示出一种历史的深度和力量。前些年,对于彼岸作家的历史作品的阅读,我们曾沉浸在齐邦媛、龙应台等等笔下恢宏和深刻的情景和描写之中,于此,我们又再度看到了作者“不见煽情,不见呐喊,平心静气,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”的精妙作品,一如书页上的这一行字所描述:“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,使片云再现,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。”

今年开学伊始,就是抗战胜利的庄重纪念,读一些包括回忆录之类的好的历史书籍,对大学生来说,正是得所宜也。

【书缘悠悠】

灯下读书

□仲华(图书管理员)

近日读到梁实秋的《养成好习惯》一文,颇有同感。他说,人的天性大致是差不多的,但在习惯方面却各有不同,习惯是慢慢养成的,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,且一旦养成之后,要改变过来却不是很容易。的确是这样,譬如,若有我喜欢看的书,我大都选择在晚上翻阅,而这一习惯的养成要归功于小时候了。

我的父母都是教师,或许是对我寄予一些希望吧,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,母亲就利用难得的闲暇教我识字。可能我那时的头脑不曾装有什么杂念,因而学习的效率十分高,母亲教过的字我大都过目不忘,所以上学没多久就能自己读书了。一天下来,最高兴的事就是母亲在油灯下备课,而我则在灯下翻阅自己的“宝书”。在如今的孩子看来,一本书根本算不了什么,书可以随买随读,但在那个生活和书籍都有些贫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对一本书往往视若珍宝,每次都洗净了手,方才打开。因为这些书来之不易,是远在异乡工作的父亲省下吃饭的钱买来的,且要随父亲在回家的路上颠簸好半天,才能到达我的手中。

一开始父亲买一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,譬如,《春草闯堂》、《中国古代科学家》之类的,我皆读得有滋有味。随着识字量的增多,父亲给我订购了《少年文艺》、《儿童文学》等儿童读物,每月一期,但往往只用一两个晚上我便读完了。这离下期的日子还远着呢,在有些焦急的等待中,我耐心地将这些已读完的书再一遍遍地“复读”,以至于有些章节都能背下来。

大约十岁那年,村里家家通上了电,晚上读书就再也不用和母亲共用一盏油灯了,我可以自己独占一屋,在明亮的灯光下随意翻看自己喜欢的书。有时母亲一觉醒来,见我屋里的灯还亮着,她便在那屋心疼地说道,天都这么晚了,快睡吧。我这才合上书本,香甜地睡去。四大名著之一的《红楼梦》就是在我十四岁那年,从父亲的手中郑重地接过来,似懂非懂地读完了第一遍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看书有些挑剔起来,不像小时候书到手就读。有时,买来一本书,会在床头搁置一些时间,等哪天晚上有了阅读的冲动,这才翻开;有时则是忘性太大,买来的书竟忘得一干二净。《庄子》是一年前在一个小书店里淘来的,装订讲究,古色古香,很是喜欢。到家后小心地放于床头橱中,从此却忘得没了踪影。直至前两天收拾床头橱,这才得以“重见天日”,细细读来,深为其折服。也只有庄子这等非凡之人,才能说出如此非凡之辞,“藐姑射之山,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,绰约若处子,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,乘云气,御飞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——这是庄子眼中的最高境界,故只有“神人”才能达到。但对于红尘凡世中的我们来说,在书中求得一时的安静与超脱,这何尝不是一种慰藉呢?

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,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,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喜欢一本书,或者喜欢许多本书,只要发自内心,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,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,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篇幅无需太长,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。

投稿信箱: qbook@163.com